

世界名著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殷企平 编选

大卫·科波菲尔 下

〔英国〕狄更斯 著 董秋斯 译



Charles Dickens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世界名著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殷企平 编选

World Classic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Series

大卫·科波菲尔

〔英国〕狄更斯 著 董秋斯 译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 全2册 / (英) 狄更斯著; 董秋斯译.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6.6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 柳鸣九主编)

ISBN 978-7-5392-8703-4

I. ①大… II. ①狄… ②董…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2293 号

大卫·科波菲尔: 全2册

DAWEI · KEBOFEI'ER: QUAN'ERCE

[英国] 狄更斯/著 董秋斯/译 柳鸣九/主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690 毫米×960 毫米 16 开本 63 印张 字数 848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8703-4

定价: 125.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6-231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卓立千古的狄更斯·····	殷企平	1
“窃火者”的路·····	凌 山	13
作者传略·····		23
作者叙·····		1
第一章 我生下来了·····		1
第二章 我观察·····		14
第三章 我有了一种变换·····		29
第四章 我丧失了体面·····		45
第五章 我被从家中打发开·····		65
第六章 我扩大了相识者的圈子·····		84
第七章 我在萨伦学堂的“第一学期”·····		92
第八章 我的假日 特别是一个快乐的下午·····		111
第九章 我过了一个可纪念的生日·····		127
第十章 我受了忽视 得到赡养·····		140
第十一章 我开始独立生活 却不喜欢这生活·····		161
第十二章 依旧不喜欢这生活 我下了很大的决心·····		177
第十三章 我的决心的结果·····		187
第十四章 我姨婆打定了关于我的主意·····		208
第十五章 我另起了一个头·····		225
第十六章 我在不止一种意义上是一个新学生·····		235
第十七章 一个人出现了·····		258

第十八章	一次回顾·····	276
第十九章	我处处留心得到一个新发现·····	284
第二十章	斯提福兹的家·····	301
第二十一章	小爱弥丽·····	310
第二十二章	一些旧场面和一些新人物·····	331
第二十三章	我证实了狄克先生的话 也选定了一种职业·····	356
第二十四章	我第一次的放荡生活·····	371
第二十五章	吉神和凶神·····	380
第二十六章	我陷入了情网·····	401
第二十七章	汤姆·特拉德尔·····	417
第二十八章	密考伯先生的挑战·····	427
第二十九章	我又去斯提福兹家中访问他·····	448
第三十章	一种损失·····	456
第三十一章	一种更大的损失·····	465
第三十二章	一种漫漫旅途的开始·····	475
第三十三章	得意·····	495
第三十四章	我姨婆吓了我一跳·····	512
第三十五章	失意·····	522
第三十六章	热心·····	544
第三十七章	一点冷水·····	561
第三十八章	散伙·····	570
第三十九章	威克菲尔和希普·····	587
第四十章	流浪者·····	607
第四十一章	朵拉的两个姑母·····	616
第四十二章	离间·····	633
第四十三章	另一回顾·····	654
第四十四章	我们的家政·····	662
第四十五章	狄克先生应验了我姨婆的预言·····	678
第四十六章	消息·····	694

第四十七章	马莎	708
第四十八章	家务	719
第四十九章	我堕入迷雾中	731
第五十章	辟果提先生的梦想成为事实	743
第五十一章	一条更长的旅途的开始	754
第五十二章	我参加了一场火山爆发	772
第五十三章	又一度回顾	797
第五十四章	密考伯先生的事务	803
第五十五章	暴风	819
第五十六章	新伤和旧伤	831
第五十七章	移居海外的人们	838
第五十八章	出国	849
第五十九章	归来	856
第六十章	艾妮斯	873
第六十一章	两个有趣的忏悔者	883
第六十二章	一盏明灯照亮我的路	896
第六十三章	一个客人	905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回顾	913
译后记		918
译者题记		927
附录		
狄更斯生平及创作年表	殷企平 编	929

第二十八章 密考伯先生的挑战

在我款待新发现的老朋友们的日子到来以前，我主要靠朵拉和咖啡来生活。在我那失恋的心情下，我的胃口衰弱下去了；我高兴这样，因为我觉得，对于饮食怀有自然的嗜好，仿佛是一种不忠心于朵拉的行为。我所做大量的散步，在这一方面，并未得到通常的效果，因为失望与新鲜空气互相抵消了。由于这一时期的痛苦经验，我也怀疑，一个不断受紧靴子的痛楚的人，会不会自然而然地养成一种爱好肉食的习惯。我相信，四肢平安，胃口才能旺盛。

在这一次的家庭小宴会中，我不曾重复我先前的阔绰的准备。我只备办了两条鱼，一只小羊腿，一个鸽肉馅饼。我刚一怯怯地提到烹制鱼和腿肉，克鲁普太太就开始加以反对，并且带着一种尊严的受损的意味说道：“不行！不行，先生！请你不要叫我做这种事，因为你不会不知道，这种事我是无法做得使我自己满意的！”但是，后来，得到一种妥协；克鲁普太太答应完成这工作，条件是我此后两个星期在家里用饭。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由于克鲁普太太施在我身上的霸道，我从她受到的痛苦是可怕的。我从来对任何人都不曾怕得那么厉害。我们在一切事上妥协。假如我一迟疑，她那奇妙的病就发作了。她那种病永远埋伏在她的身体里边，随时可以侵犯她的要害。假如，在半打次数的无效的客气的牵铃以后，我不耐烦地牵起来，她终于上来了——这无论如何是靠不住的——她带着一种恨恨的神气上来了，奄奄一息地靠在近门的椅子上，把手放在她的紫花

布胸衣上，病得那么严重，使我不拘牺牲白兰地或任何别的什么，但愿把她送走了。假如我反对在下午五点钟铺床——我依然觉得这是一种很不舒服的安排——她的手向那带有受了伤的感觉的同一紫花布地带略一移动，就足以使我结结巴巴地道歉了。简而言之，我宁愿光明正大地做任何事，也不愿得罪克鲁普太太；她是我的生活中的恐怖。

我为这次宴会买了一个半新的轻便食桌，不再用那个手脚快当的青年人了；我对他怀有一种成见，因为，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在斯特兰街遇见他，他身上穿的背心非常像我上次宴客时失去的那一件。那个“小妞子”又给雇了来；但是限定她只向里边送碟子，然后退到第一道门外的楼梯口；在那里，她那好窥探的习惯不会被客人们觉察，在那里，她那践踏碟子的行为事实上也不可能了。

既经备办了一盆加料酒的材料，等密考伯先生来调制；既经把一瓶香水、两支蜡烛、一包杂样针、一片针毡放在我的梳妆桌上，供密考伯太太化妆；既经为了密考伯太太的便利，在我的卧室中生上火；既经亲手铺上桌布，我静待结果如何了。

在那约定的时间，我的三位客人一同来了。密考伯先生比往常戴着更高的硬领，他的眼镜上也系着一条新缎带；密考伯太太用浅褐色纸包着她的帽子；特拉德尔一手拿着那包裹，一手扶着密考伯太太。他们都喜欢我的住处。当我把密考伯太太领到我的梳妆桌前，她看见上面为她预备的那些东西时，她是那么欢喜，她叫密考伯先生进来看。

“我的亲爱的科波菲尔，”密考伯先生说道，“这是豪华的。这生活方式使我想到我自己在独身状况下的时期，在密考伯太太还不曾被请到海门^①的祭坛前订约的时期。”

“他是说，被他请到，科波菲尔先生，”密考伯太太俏皮地说

① 希腊神话中的婚姻神。

道，“他不能替别人负责呀。”

“我的亲爱的，”密考伯先生突然认真地回答道，“我不愿意替别人负责。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当不可知的命运把你保留给我时，或许已经注定把你保留给一个经过长期斗争终于牺牲在复杂的财政困难之下的人了。我懂得你的意思，我的爱人。我为你的话抱歉，但是我能忍受。”

“密考伯！”密考伯太太哭着叫道，“这是我的错吗！我从来不曾抛弃过你；永远不会抛弃你，密考伯！”

“我的爱人，”密考伯先生非常感动地说道，“你会饶恕，我们共过患难的老朋友科波菲尔，我相信，也会饶恕，一种受了伤的精神，一种因了最近与得志小人的——换一种说法，与自来水公司一个下贱的管龙头的人的——冲突变得感觉过敏的精神刹那间的发泄，你们会怜悯他的过分，而不加以责罚。”

密考伯先生于是搂抱密考伯太太，握我的手；使我从这断断续续的暗示中推测，因为不交纳水费，他家里的自来水在那一下午被公司停止了。

为要使他忘记这苦闷的题目，我告诉密考伯先生，我等他来调制那一盆加料酒，于是领他到存放柠檬的地方。他方才的懊丧立即消失，更说不到绝望了。在柠檬壳和糖的香气中间，在滚热的甜酒气味中间，在沸水的蒸汽中间，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像密考伯先生那一下午那样十分开心的人。当他搅动、调和、尝试时（仿佛他正在经营的不是加料酒，乃是他家子孙万世之业），看他那从这些微妙的香气的薄雾中向我们放光的脸，是令人惊奇的。至于密考伯太太，我不知道是那顶帽子的功效呢，还是香水的功效呢，还是那些针的功效呢，还是那个火炉的功效呢，还是那对蜡烛的功效呢，总之，比较的来说，她怪可爱的从我的卧室出来了。云雀也断乎不会比那个出色的女人更快活了！

我猜——我从来不敢问，只敢猜——克鲁普太太，煎过那两条鱼以后，害起病来。因为我们在那时节停顿下来了。送上来的

羊腿，里面很红，外面很白；上面还散布有沙砾一般的東西，好像它曾一度跌进那著名的厨房火炉的灰中。但是我们不能从肉汁的现象来断定这事实，因为那个“小姐子”已经把肉汁完全撒在楼梯上——顺便提一句，那肉汁在那里一直留到自动消灭为止。鸽肉馅饼不坏，不过那是一种徒有其表的饼：那个外壳，从脑相学的观点来说，是一种令人失望的脑袋：满带隆起和瘤子，下面却没有特殊的内容。简而言之，那宴会是那样一种失败，假如不是我的客人们那非凡的兴致，假如不是密考伯先生一个聪明的意见，为我解围，我一定非常不快活了——我是说，为了这失败，因为我经常为了朵拉不快活。

“我的亲爱的朋友科波菲尔，”密考伯先生说道，“在管理得最好的家庭也会发生意外，在未为那点化神奇、弥漫一切的势力，简而言之，我要说，那具有做夫人的崇高品格的女人的势力，所管理的家庭，意外的发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应当用达观的态度来忍受。假如你允许我冒昧说一句，这里还有一些比较可吃的部分，我相信，只消一种小小的分工，假如那个供差遣的青年人能拿一只烤肉架来，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成就，我敢向你担保，这个小小的不幸可以很容易地弥补起来。”

食品室中有一个烤肉架，我每天早晨用来烤咸肉片。我们立即把它拿来，开始实行密考伯先生的意见了。他所提到的分工是这样的：特拉德尔把羊肉切成片；密考伯先生（他对于这一道无不通）加上胡椒、芥末、盐、辣椒；我一片一片地放在架子上，在密考伯先生的指导下，用一个叉子转动，取下；密考伯太太用一个小汤锅烧煮和不断搅动一些菌子酱油。当我们烤好一些时，我们依然挽着袖子一面吃，一面烤，一面注意碟子里的肉片，一面注意在火上冒气和喷火的肉片。

由于这烹饪方法的新奇，这烹饪方法的美妙，这烹饪方法的热闹，时而起来烤，时而坐下吃（松脆的肉片从架子上取下时是热而又热的），这举动是那么忙，那么热，那么有趣，在那样动

人的喧声和香味中，我们把那条羊腿吃得只剩下骨头。我自己的胃口神秘地恢复了。说出来令人惭愧，但是我真相信，我暂时忘记了朵拉。密考伯先生和太太就是卖掉一张床来举行这宴会，也不能更加开心，这一点使我觉得满足。特拉德尔一面吃，一面做，一面开怀大笑，几乎不曾停止过。事实上，我们大家忽然都这样了，我相信，从来没有更大的成功了。

我们正在兴高采烈时，我们各个部门正在忙着把最后一批肉片烤到冠绝全餐的完美程度时，我看见房中出现一个陌生人，我的眼睛遇到手里拿着帽子站在我前面的泰然自若的黎提摩的眼睛。

“什么事？”我不自觉地问道。

“请你原谅，先生，有人指导我进来。我的主人不在这里吗，先生？”

“不在。”

“你不曾见过他吗，先生？”

“不曾，你不是从他那里来吗？”

“并非一直从他那里来，先生。”

“是他告诉你来这里找他吗？”

“不完全是，先生。不过我想，他既然今天不在这里，他或许明天来这里。”

“他是从牛津来吗？”

“先生，”他恭敬地接下去说道，“请你就坐，让我来做这个吧。”这样说着他就把叉子从我那无抵抗的手中取过去，然后俯在烤架上，仿佛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上面了。

假使斯提福兹自己出现，我猜，我们不会十分不安，但是在他那体面的听差前，我们突然成为谦卑中最谦卑的了。密考伯先生哼着一支曲子（用以表示他很自在）倒在椅子上，一把匆匆忙忙藏起的叉子柄从他的怀里伸出来，仿佛他已经刺杀了自己。密考伯太太带上她的褐色手套，做出一种上流人的懒洋洋的神气。特拉德尔用他的油手抚摸头发，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神情恍惚地

看桌布。至于我，我不过是坐在主位上的一个孩子，几乎不敢看一眼天知道从什么地方来整理我的住处的那个体面大人物。

这时他把羊肉从架子上取下，庄重地传递过来。我们都取了一点，但是我们对这东西的食欲没有了，我们不过作了一种吃的表示罢了。当我们一个一个地推开碟子时，他不声不响地移开，然后摆上干酪。用完干酪，他又拿走；把桌子清理好；把一切东西放在那个轻便食桌上；为我们摆上酒杯；然后，自作主张，把那个轻便食桌推进食器室。这一切都做得十分妥当，他决不从 he 正做着的事上抬一抬眼睛。不过，当他把背转向我时，他的臂肘似乎充分表明他那固定的见解：我是极端年轻。

“还有别的事赏给我做吗，先生？”

我一面谢他，一面说没有；不过他自己不用晚饭吗？

“不用，谢谢你，先生。”

“斯提福兹就要从牛津来吗？”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先生？”

“斯提福兹就要从牛津来吗？”

“我本来应当以为他明天可以到这里，先生，我却以为他今天就到这里了，先生。这错误是我的，没有疑问，先生。”

“假如你先见到他——”我说道。

“对不起，先生，我不以为我会先见到他呢。”

“万一你先见到，”我说道，“请对他说，他今天不在这里，我很觉得可惜，因为他的一个老同学在这里呢。”

“诚然，先生！”他在我和特拉德尔中间鞠了一躬，看了一眼特拉德尔。

他正在轻轻地移向门口时，我怀着一种自自然然地——对这个人，我断乎不能那样——说一点什么的渺茫希望说道：

“噫！黎提摩！”

“先生！”

“那一次，你在雅茅斯留得时间久吗？”

“不十分久，先生。”

“你看见那条船完工了吗？”

“是的，先生。我为要看那条船完工留在那里。”

“我知道了！”我说道，他恭敬地对我抬起眼睛，“我猜，斯提福兹先生还不曾见到那条船吧？”

“我实在不能说，先生。我以为——不过我，先生，实在不能说，先生。再见。”

说完这几句话，他向所有在场的人恭敬地鞠了一躬，就出去了。在他走后，我的客人们似乎比较自由地呼吸了；但是我自己的松快是很大的，因为在一种劣等地位的感觉（在这人面前，我经常有这种感觉）所引起的拘束之外，我的良心也因为我不信任他的主人而用低语来苦恼我，我不能压制我心中以为他可以发觉这事实的那种模糊的不安的忧虑。实际上需要掩饰的是那么少，但是我总觉得仿佛这个人看穿我的心事，这是什么道理呢？

密考伯先生用了许多赞美黎提摩的话把我从这思考中（混有怕见斯提福兹的一种愧悔的心情）唤醒，他称他作最体面的人物，十全十美的仆人。我可以提一句，密考伯先生已经全部接受了那拢总的一鞠躬，并且怀着无限的客气加以接受。

“不过加料酒，我的亲爱的科波菲尔，”密考伯先生尝着酒说道，“正如，时光不待人。啊！现时酒的滋味是好极了。我的爱人，你的意见怎样？”

密考伯太太说是非常好。

“那么，”密考伯先生说道，“假如我的朋友科波菲尔许我这样冒昧，我要为我的朋友科波菲尔和我比较年轻的那些日子，在世界上并肩作战的那些日子，喝一杯。谈到我和科波菲尔的关系，我可以用我们先前一同唱过的句子来说——

我二人曾驰遍山坡，

共采那美丽的哥文。^①

从一种比喻的角度来说——有几次是这样的。我并不十分清楚，”密考伯先生用旧日那响亮的声音、带着旧日掉书袋时那无法形容的神气说道，“不管哥文是什么东西，不过我一点也不怀疑，科波菲尔和我必然常常采那东西，假如那是办得到的话。”

密考伯先生，就在那时，喝下一杯加料酒。我们也都照办了。特拉德尔显然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密考伯先生和我在多久以前作过战友。

“哈！”密考伯先生清着喉咙，在火和酒的热力下说道，“我的亲爱的，再来一杯？”

密考伯太太说，只要一点点。但是我们都不答应，于是斟满一杯。

“因为这里没有外人，科波菲尔先生，”密考伯太太喝着酒说道，“特拉德尔先生也是我们家中一分子，我喜欢听一听你们对于密考伯先生的前途的意见。谈到谷类，”密考伯太太有根有据地说道，“如我屡次对密考伯先生说过的，或许是高尚的，但是无利可图。我们的标准再低些，半个月两先令九便士的佣金，也不能算作有利可图的呀。”

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一点。

“那么，”以见事透辟自负，也使密考伯先生走正路的（当他可能走歪路时）她那女性的智慧自负的密考伯太太说道，“那么我问自己这问题。假如谷类不可靠，什么可靠呢？煤可靠吗？一点也不。由于我娘家的提议，我们曾经把我们的注意转向那一种实验，我们发现那是错误的。”

密考伯先生靠在椅子上，手插在衣袋里，从旁边窥探我们，向我们点头，仿佛在说，这道理说得很明白了。

① 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诗句，哥文就是雏菊。

“谷和煤这类商品，”密考伯太太更加有根有据地说道，“既然都不必谈了，科波菲尔先生，我自然而然地向世界各方面观察，并且想道：‘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使具有密考伯先生的才能的人有所成就呢？’我把一切取佣金的事除外，因为佣金是靠不住的。我相信，最适合具有密考伯先生的特殊天资的人的是一种靠得住的生意。”

特拉德尔和我都用一种同情的低语说，这大发现必然适用于密考伯先生，他也实在当得起。

“我不必瞒你，我的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密考伯太太说道，“我久已觉得，酿酒业格外适合密考伯先生。看看巴克雷－波京斯公司吧！看看特鲁曼－罕布里－布克斯顿公司吧！就我对他的见解来说，我知道密考伯先生将来是要在那样的广大基础上发展的；而且，我听说，那收入是大——得——很的！不过假如密考伯先生不能进入那些机关——当他甚至以下级的身份投效时，它们都不回他的信——这意见还有什么说头呢？没有。我相信，密考伯先生的风度——”

“哼！真的吗，我的亲爱的？”密考伯先生插嘴道。

“我的爱人，不要作声，”密考伯太太把她那褐色手套放在他手上说道，“我相信，科波菲尔先生，密考伯先生的风度格外适合于银行业。我在内心里讨论，假如我在一家银行里有一笔存款，代表那家银行的密考伯先生的风度，一定能引起信任，加深关系。不过假如各银行不肯使用密考伯先生的才能，不郑重地加以接受，那意见又有什么说头呢？没有。至于开办一家银行，我知道，我娘家有一些人，假如他们肯把钱交密考伯先生之手，那么可以设立那样一个机关。不过，假如他们不肯把钱交给密考伯先生——他们是不肯的——那还有什么说头呢？我又得说，我们并没有比先前更进一步呵。”

我摇了摇头说道：“一点也没有。”特拉德尔也摇了摇头，说道：“一点也没有。”

“我从这里推论出什么来呢？”密考伯太太依然带着把一件事说得明明白白的同一神气说道，“我的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我无法不达到结论是什么呢？显然我们应当生活下去，我这样说是错的吗？”

我回答道：“一点也不错！”特拉德尔也回答道：“一点也不错！”我后来居然聪明地独自加上一句说，一个人不能活，就得死。

“正是，”密考伯太太接过去说道，“确乎是这样。事实是，我的亲爱的科波菲尔，没有跟现存状况迥乎不同的机会立刻出现，我们就不能活下去。现时我自己这样相信，最近有几次我也把这道理对密考伯先生指出过，我们不能期望机会自己出现。我们应当多多少少地帮助它出现。我也许错了，但是我已经抱定那见解。”

特拉德尔和我十分称赞那见解。

“好啦，”密考伯太太说道，“那么我作何主张呢？一方面，密考伯先生具有各种资格——具有很大的才能——”

“真的吗，我的爱人？”密考伯先生说道。

“我的亲爱的，求你让我说完。一方面，密考伯先生具有各种资格，具有很大的才能——我应当说，具有天才，不过这或许是我做太太的偏见——”

特拉德尔和我都低声说道：“不是。”

“而另一方面，密考伯先生没有任何适当的职位或差事。这责任由谁来负？显然由社会来负。那么，我要把这样一种可耻的事实公布出来，勇敢地向社会挑战，教它改正这事实。我觉得，我的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密考伯太太恶狠狠地说道，“密考伯先生必须做的，是向社会挑战，大致这样说，‘有谁来应战，赶快出来吧。’”

我大胆问密考伯太太，这件事怎样去做。

“在各报纸上登广告，”密考伯太太说道，“我觉得，为要对得

起他自己，为要对得起他的家庭，我甚至可以说，为要对得起一向忽视他的社会，密考伯先生必须做的，是在各报纸上登广告；把他自己写得明明白白，他是这样这样一个人，具有这样的资格，然后这样说道：‘喂，以有利的条件任用我，投函凯木登区，邮政局，威尔金·密考伯，邮费先付。’”

“密考伯太太这意见，我的亲爱的科波菲尔，”密考伯先生挺着颈子斜看着我说道，“实际上，就是我前次见你时所说的飞跃了。”

“登广告是很费钱的呀。”我半信半疑地说道。

“确乎是那样！”密考伯太太保持着同一合乎逻辑的神气说道，“完全不假，我的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我曾对密考伯先生说过同样的话。单单为了这一种理由，我觉得密考伯先生应当（如我已经说过的，为要对得起他自己，为要对得起他的家庭，也为要对得起社会）筹一笔钱——用期票来借。”

密考伯先生靠在椅子上，一面玩弄他的眼镜，一面向上看天花板；不过我觉得他也留意正在看火的特拉德尔。

“假如我娘家没有人，”密考伯太太说道，“具有充分的天然的同情，来通融那张期票——我相信，有一种更好的商业名词来表明我的意思——”

密考伯先生依然看着天花板提醒道：“贴现。”

“把那个期票贴现，”密考伯太太说道，“那么，我的意见是，密考伯先生应当进城去，把那张期票拿到金融市场，贴到多少，就是多少。假如金融市场的人们强迫密考伯先生蒙受大的牺牲，那就全凭他们的良心了。我确定不移地把它看作一种投资。我也劝密考伯先生这样想，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把它看作一种必然获利的投资，决心忍受任何牺牲。”

我觉得（但是我断乎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密考伯太太一种牺牲的忠实的精神，我就照这意思嘟囔出来。依然在看火的特拉德尔顺着我的腔调也嘟囔了一遍。

“我不必，”密考伯太太喝完酒、拢起披肩、预备退入我的卧